

刘铁男与情妇决裂始末

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刘铁男自2010年12月接任张国宝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在两年有余的时间里,其个人秉性和业务能力并不为内部人士认同。

国家发改委一位内部人士称,刘在能源局的口碑并不好,此人虽不善言辞,但作风极为严厉,对下属常常大声训斥,司局长也不例外。“从他几次会议讲话判断,个人业务能力有限。在脱稿讲话时常常逻辑混乱,与前任局长无法相比。他在任时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能源行业管理能力上,2012年刘铁男提出在能源结构调整、能源体制改革、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实现“三稳三进”工作目标。但实际上,能源体制改革除电煤市场化之外没有新突破,2011年、2012年非化石能源比例累计只有0.5%的增幅。

学历都是情妇帮造的

周迅闲暇也喜欢出国散心。只是她说,散心很容易变成伤心,因为她的出国史就是一部被坑蒙偷骗的血泪史……

不带回几张假钞,都不好意思说去过阿根廷

周迅是球迷,当她有了出国旅游的经济能力后,第一站就选择了阿根廷。

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周迅从宾馆打车去拉博卡,出租车司机很厚道地打表收费,40比索,周迅递上一张100比索的钞票,对方找钱时还冲着她灿烂地笑。

在拉博卡的一家咖啡厅,周迅才明白司机笑容背后的含义——找给她的那张50比索是假钞。

没想到,教训可不止这个价钱。

还是坐出租车,司机接过钞票后捏在手里问:你有更新一点的钞票吗?我需要新钞给孩子做礼物。周迅掏出一张崭新的100比索,换回了那张旧钞。

等周迅再消费时,发现那张过了司机手的旧钞变成了假钞!原来,就在她低头好心为对方找新钞时,对方已经快手快脚地“狸猫换太子”了。

假钞如此泛滥,当地政府就不管吗?周迅问了一个在当地大使馆工作的朋友,对方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假钞只能用来骗外国游客,不能用在本地居民身上。此外,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个潜规则——一天不能找零或调包超过五张假钞。

因为有这些前提,假钞并不被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没人管,假钞就成了当地的“旅游特色”。据说,凡来过的外国人,不带几张

此次刘铁男案发,最初的举报者应是在其加拿大的情妇徐某。刘铁男与徐某相识于日本,1996年至1999年,刘铁男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之后,徐某移民加拿大。

一位熟知刘铁男和徐某关系的知情人士在越洋电话中叙述了双方反目的过程,并提及刘铁男的学历也是徐某帮他伪造的。

“能获得名古屋市大学经济学名誉硕士的中国官员起码都报过名,写过论文,唯有刘铁男没交过一分钱,也没有去上过一节课。”该知情人士说。

和刘背后商人共同做公司

2003年,刘铁男夫人郭静华与商人倪日涛打算在加拿大成立公司,经刘铁男介绍,他们认识了徐某,希望徐某出面帮忙成立公司。

2003年6月,倪日涛与刘铁男夫人共同在加拿大成立控股公司加拿大绿色资源有限公司(简称CGR)。郭静华担任公

周迅海外遇骗记

假钞回家简直都不好意思说去过阿根廷。

境外需谨慎,每个出国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随着出国次数增多,周迅觉得布宜诺斯艾利斯简直可以称为净土……一次在希腊雅典神庙,一男一女拦住了她,自称便衣,出示了警官证后,说怀疑周迅身上有毒品,要求搜查。为证明清白,周迅让女便衣搜了个遍。当然什么也没搜出来。

等他们不见踪影了,周迅自己检查一番后发现,钱包还在,钞票却少了几张!

作为事后诸葛亮,周迅说这事儿一开始就露了马脚——那两个假警察的证件上印的是英文,专门为了让被骗对象看懂这是什么东西。可问题是,希腊的官方语言应该是希腊语呀。

还有一次在意大利,有个女人问路,谈话间突然将一只编织手镯戴到周迅手腕上,打了死结,然后要她付钱,还说:如果拒绝,就大喊是周迅偷了手镯。结果周迅花了10欧元才将她打发走。

周迅的朋友们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刘若英说罗马的报童特热情,动辄就是五六个吉普赛小孩一拥而上,在脸前挥舞着报纸叫卖。趁着报纸遮住视线,早有人趁机把手伸进了她的口袋,害她丢了钱包。

黄晓明在伦敦坐地铁时,面前有位老太太从扶手电梯上滑了下来,他下意识地扶了一把。老太太和颜悦色地表示感谢。随后黄晓明就发现手机不见了——他去扶老太太时,老太太的同伙已经得了手。

最近的一次骗局在巴黎。骗子是在香榭

丽舍大街和蒙田大街的交叉口出现的,一个四十多岁的黄皮肤女人,她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中国人?周迅点头,对方的语调欢快起来:我是青岛人,你能帮我个忙吗?

对方自称来旅游,朋友们让她帮忙买LV钱包,因为已经买了不少,店员不让她再买了,她希望周迅帮她再买两个。

周迅想看看对方玩什么伎俩,没有拒绝。那女人掏出几张百元大钞塞给她,告诉她:要女式钱包,款式随便选,价格在300欧元之内即可。周迅选了两个钱包,582欧元。听周迅说用现金,店员问:为什么不用信用卡呢?你不生活在欧盟国家,用信用卡付款可以享受17%的退税,离开时将退税单交给海关盖章后寄回,我们在两个星期内会把退税款打到你的卡上,这可将近100欧元呢。

骗局原来在这里!如果想赚这100欧元的退税,就必须用自己的信用卡付款,就得留下那女人给自己的钞票,当然,那钞票的真假就值得商榷了。

周迅不想再去验证这600欧元的真假了。出门后,周迅对那女人说:“不好意思,没帮上你的忙。”对方满脸若无其事的表情:“没关系,麻烦你了。”收回钱,对方点都没点就匆匆走了……

周迅说她及身边好友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遗憾的是,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人留下了上当的回忆——也就是说,不管去哪里,当地一定会有居心叵测的职业骗子们在等着你的大驾光临——出国有风险,境外旅游需谨慎。《莫愁·智慧女性》2013年第5期 文/陈俊 荐/尹成荣

司董事,持有公司10%的股份,倪日涛持股90%。同时,倪日涛还独资注册成立山威投资有限公司(简称SWI)。

CGR和山威公司均由徐某担任总裁。

面对可能被灭口的死亡威胁,情妇反目

徐某与刘铁男、倪日涛最终反目,原因是徐某觉得造假骗贷风险太大,主动提出辞职后遭到死亡威胁,进而选择揭发刘铁男与倪日涛。

上述知情人说,倪日涛在收购加拿大制浆厂New Skeena时做假,根本没有任何重组的现象,就是在国外买了一个资产,自己收购自己,拿这个项目的空壳在国内圈钱,并且一开始时,他们并不将此意图告知徐某。

国内上报这个项目时,一些文件签署里是作为公司股东之一的徐某签字的。在项目签字的时候,倪日涛就把项目收购的金额、转股协议这些文件全都做了假,如美评报告(美国评值有限公司加拿大分公司,909万加元收购的资产,做资产评估却



做到了2.02亿加元)。

“当时,国内银行到现场去考察,诈骗几乎成功,但由于文件全是作假,徐某听说要诈骗几个亿,自觉风险太大,无法做下去,就提出辞职。”知情人士说,而刘铁男仍逼迫徐某继续干。

最后关头,徐某曾亲自找刘铁男,指出这个项目很危险,希望他能阻止,但刘铁男当时并没有做任何反应,并且站在倪日涛一边。倪日涛则威胁说要杀死徐某,因为她知道得太多,涉及金额太大。面对可能被灭口的死亡威胁下,徐某最终与倪日涛、刘铁男反目。《郑州晚报》2013.5.15

台“反共义士”晚景凄凉

在上世纪两岸“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时代,一些大陆人跨越海峡到台湾“投诚”,在台湾被称为“反共义士”。他们赴台之初得到大笔黄金,甚至由台当局“安排”老婆,可谓风光一时。这些人的现状如何?

付出黄金多达5万两

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朝鲜战争期间,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被送到台湾,“投奔”台湾的大陆人被冠以“反共义士”称号,并制定各种安置、奖励办法。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驾机到台湾“投诚”的“反共义士”。

这些人被台当局刻意捧为对大陆“统战”的样板对象,因此发出的奖金格外丰厚。据统计,台湾当局前后发出的黄金多达5万两。

善终的不多

对于这些所谓“义士”,台湾军方不仅“安排”老婆,还担心他们将手中黄金挥霍殆尽,将黄金分几次付给,但这些人忽然得到大笔奖金不知所措,或者疯狂炒卖股票以致债台高筑,或沉沦于纸醉金迷而难以自拔。

1983年5月劫机的卓长仁、姜洪军、高东萍等6人,台湾当局发给每人几百万元(新台币,下同),还给了数千两黄金,并安排出任公职或上大学。但这几人的境遇并不好,《联合报》称,卓长仁与高东萍结婚后,大陆元配通过律师告其重婚罪。卓长仁后来投资失败,与另一名义士“姜洪军合伙绑架杀害国泰医院前副院长的独子。2001年两人被枪决。

独自驾船从浙江逃台的“反共义士”丁善章2007年因涉嫌贩毒被逮捕。因“多金”深陷情感纠纷的“反共义士”当属吴荣根。他与刘姓女子同居后,刘怀孕,曝出诈取吴荣根千万元分手费案。此案曾轰动全台,当时替刘姓女子辩护的律师是陈水扁。

一名以“红卫兵”身份投奔台湾的“反共义士”王朝天称,他因多次要求台当局返还他来台时遭没收的数万元人民币及几千张粮票,与当局关系生变,后被“警备总部”当成“匪谍”进行感化教育,“软禁”绿岛十多年。

岛内舆论称,当前两岸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已握手言欢,“反共义士”成为“历史的嘲讽”。

《国防时报》2013.4.3 文/周婷

20年500余北大保安考学深造

过去20年,北大保安队先后有500余名保安考学深造,有的考取大专或本科学历,有的甚至考上研究生,有的毕业后当上了大学老师。专家解读称,现在只是有保安旁听他们的课,拿文凭,未来中国大学应更加开放,有更多的市民去旁听拿文凭。(5月12日《燕赵都市报》)在武侠小说中,少林寺藏经阁里的扫地僧,竟然是深藏不露的顶尖高手,而北大保安就是新时代的“扫地僧”。

赞扬一部教育励志大片

北大保安自学深造考取高等学历,“北大保安”俨然已成为一部教育励志大片。

不过,还是有两个看点:其一,北大保安都来自农村地区。这说明保安这个职业仍处于社会底层,哪怕是北大的保安。或许,随着高等教育平民化、社会择业观改变的趋势下,民众不仅对保安求学习以为常,对大学生从事保安、清洁工、厨师等职

位,也不会再莫名惊诧了。

其二,北大的校园学习环境好。保安在正常工作之余,可以去课堂旁听课程,随时向老师请教,跟大学生交流。而北大保安队对渴望学习的保安员,也会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如今,“北大保安”已成为另类求学的符号。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或者愿意去做北大的保安。北大、清华等公立大学,乃是社会公共资源,理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向公众开放课堂,或者接受公众的旁听申请。同时,大学也应与时俱进,改革现有教学模式,网络远程教育,让更多人分享到公立大学的教育资源。文/江德斌

追问考上大学之后怎样

保安上大学的故事一度让我们感动不已,甚至于当成了励志的故事讲给别人去听。然而再美好、再感人的故事,讲得次数多了,也难免会有些麻木。正如《燕赵都市

报》这篇报道的标题所说,北大保安考大学,有梦想,无传奇。

在这个学历如纸片的时代,保安上大学其实和高中生上大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过去20年里,考上大学之后的那500名保安究竟生活的如何,工作都咋样?我们无法全部知晓。

虽然职业无贵贱,但就现实而言,没有人甘愿做一名保安。大多数保安选择考学,入学深造的目的依然是想跳出保安这个行业,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我们每年都有考上大学的保安,我们每年也都在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可考上大学之后呢?还会有多少人重新回来做保安?每一部武侠小说里都会有类似于“扫地僧”样的高人,他们平时普普通通,可一到关键时刻就变成了世外高人,可那毕竟只是武侠小说里的故事。保安肯定不是“扫地僧”,考上了大学的保安肯定会面临就业等一系列的挑战,他们的传奇还能继续吗?没有人知道。《北京晨报》2013.5.13 文/徐刚